

城市的煙火氣息

一邊是高樓大廈，一邊是市井煙火。揭開香港繁華的外殼，總能感受到截然不同的市井百態。穿過中環繁華林立的高樓大廈和川流不息的人群，在三號碼頭登上前往愉景灣的輪渡，迎着漫天彩霞，向着世外桃源般的家駛去，只留下茫茫大海上一道翻騰的浪花。



HK人與事 劉曉車

短短二十分鐘航程，剛從香港島金融中心的快節奏轉換到沿途迪士尼樂園童話般的美景中，船已緩緩靠岸。你會恍如登陸一個背山面海的歐洲小鎮，百鳥齊鳴，花香襲人，身邊盡是西方人的面孔，穿梭在歐式建築中。向左邊望去，是一個縮小版的梵蒂岡聖彼得廣場。圓形的廣場四周食肆林立，意大利菜、西班牙餐，充滿異域風情。從廣場邊拾階而上，夕陽下，悠閒的人們手持咖啡或啤酒，或站或席地而坐，兩三好友，愉快地談天說地；蹣跚學步的幼童追逐着成群的鴿子；從繁市下班歸來的居民步履匆匆，看到眼前這令人愉悅的情景也不免放鬆了緊張的神情。碼頭右



▲愉景灣。香港旅遊發展局

手邊是條延綿的沙灘，這裏是沙灘網球和排球愛好者的樂土，也是香港唯一較大規模的兒童沙灘公共遊樂場，高聳的網格梯、令孩子們尖叫的滑索，伴隨着悅耳的海浪沖刷拍擊沙灘的聲音，讓人心曠神怡，享受美好休閒人生。

然而最讓我難忘的，卻是通往梅窩行山徑，最偏僻地段的那一排鐵皮屋。同屬愉景灣，同樣一片天空下，同樣背山面海，春暖花開，人們用鐵皮、破舊木板、廢棄傢具，堆砌出了一個「家」。我時常在周末夜晚聽到遠處那個方向傳來歡笑聲和類似卡拉OK的聲音，媽媽說是菲傭在開派對，她們每周日放假一天，所以周六晚上就在沙灘燒烤、開篝火晚會，唱歌跳舞一直到深夜。伴隨着強烈的好奇心，一個周日的清晨，我和媽媽去那條路散步。鐵皮屋門口有一塊三米見方的土地，整整齊齊種着一排排番茄，有的株還掛着花，有的隱約結出了青色的果。一個二三十歲的女生站在門口，她身材矮小，皮膚黝黑，正舉着花灑在澆灌番茄苗。清晨的陽光撒在她朝氣蓬勃的臉上，她禮貌地微笑着向我們打招呼：「Good morning ma'am」，態度不卑不亢，充滿自信、祥和與滿足。這一幕像一幅最美的照片，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久久不能忘懷。她可能從菲律賓或印尼背井離鄉來到香港做女傭，為了每月將微薄的五千元港幣工資寄回家鄉而在僱主家終日勞作，節衣縮食。思鄉的痛苦、身心的疲憊、經濟的拮据都沒有壓垮她，反倒教她把生活過出了大家都羨慕的樣子。這就是幸福的真諦吧。



市井萬象

大地史詩

近日，「大地史詩——中國大運河主題藝術展」正於浙江杭州展出，以裝置、影像和新媒體等作品，綜合反映文旅融合時代背景下，大運河「璀璨文化帶、綠色生態帶、繽紛旅遊帶」的建設成果。



圖為中國大運河主題雕塑作品吸引參觀者。

中新社

人生多目標

新學年開學在即，大、中、小學迎接新朋友。小朋友阿華中學畢業，DSE成績考得不太理想，進不了心儀的大學，而被另一所大學錄取。恰逢此時有個不錯的就業機會，他想放棄上學去工作，問我怎麼樣。我趕快說：「別！別！還是上學吧，慢慢成長，你未來的路這麼長，誰說得準你屬於哪一行呢？」



柳絮紛飛 小冰

我給阿華講一個老朋友的經歷。老朋友年輕時差點成為一名專業歌唱演員，文工團招生，考官覺得她音色好，可塑。可是錄取時被人頂包了，她沮喪極了，彷彿天都塌了下來，不知何去何從。其實她往後的人生證明，幸好沒被錄取，否則哪能發展另一個專業，在另一條路上，她越幹越有勁兒。

有人一輩子事業順風順水，有人卻屢遭挫折；有人定下目標向着標杆直追，不倒拐就追到了；有人興趣多多，卻都似曇花一現，甚至沒有經歷就放棄了；還有人，一輩子都在努力，依然一無所獲。

我說：「我欣賞那種能夠掉頭轉彎的人。人生目標止一個，只要願意奮鬥，有志者事竟成。第一興趣成全不了，量力而行地開發第二興趣、第三興趣。努力了，奮鬥了，機會到來就抓得住。」

興趣半途而廢是不少人的經歷，半途而廢不一定是壞事，只要不是太晚，

成功轉行大有可能。能直線走到底的人不多，中途若風雲變幻就停下來，提出疑問自己回答，理出新方向，並及時轉彎。

鄰居說他年少時想當飛行員，青春期想當科學家，中年時辦公司，年長後鑽研歷史和寫寫畫畫，挺好！去年的東京奧運會和幾個月前的北京冬奧會，好多運動員是多面手，他們的第一職業和第二職業為非體育，搞體育參賽是業餘愛好。朋友智博從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先在商團，做過銷售，當過秘書，之後自己辦公司，現在一休假就旅行，籃球還打得好，還登過珠穆朗瑪峰。

全面發展，素質教育，靜待花開。關注興趣的同時，得尊重實際，一步一步腳印，人生的經歷多彩了，更有意思。早前在「美國散記」裏寫過的那個着迷於踢足球的男孩，現在就讀於劍橋大學數學系。

成長需要時間和過程，要耐心和付出。人的智慧不盡相同，即便平淡也是人生，平淡好過在焦慮中成長。用心做事，經歷人生，水到渠成，享受不同階段的生活，擁有快樂的童年和陽光的青春，也別像有的人那樣，試圖工作之後才補玩蹺蹺板！

放棄理想是為了開闢一片新天地，在做出一次次調整的過程中，生活多姿鮮活。人生多目標，阿華，祝你學習快樂！

君子玉言

小杏

護城河邊，兩個女孩邊散步邊聊天，「他們說昨天的雲特好看，你看見了嗎？」

疫情還是沒完沒了。在層出不窮的不期然當中，焦慮壓抑大概是除了疫情以外，席捲全球的風土病了。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個性化定制的治癒系，或許與治療新冠同等重要。很欣慰火燒雲這類眼前的小風景，治癒了這麼多人。而天空似乎懂得人心，這幾天清晨至黃昏，雲朵魔術一樣變幻各種形狀，人們開腦洞都想不出來的奇幻，閉着車追，都趕不上雲變幻的速度。

遠眺是一種治癒。窗外永遠不會辜負人的期待。京城辦公室與香港office的窗外大為不同。從這裏望出去，近處白塔金色古廟，遠處高樓西山。俯視灰瓦四合院間鬱鬱古槐，仰望藍色天際線伴裊裊白雲。京城龐然平坦，一望無際洋洋長卷，可工筆可潑墨；香港山海相依，多維立體絢麗。每個窗外，都是一幅動態的畫框，令人沉醉。

窗外也可以啟發諸多的想像力。當年離開舒適區赴港工作生活，年輕的同事很不理解。前幾天打來電話，提及當年我的一句話他至今記憶猶深：人這一生，有高度，也要有寬度。我已經忘了自己當年說過這句話，如今回過頭再琢磨：這話果然不錯。高度需要攀登，寬度需要探索。高度也好，寬度也好，開拓的都是視野。面對充滿迷霧的未知遠方，總會有一群充滿探知慾的少年躍躍欲試；再回來，所有經歷過的風雨都化作風景，化作沉思，化作智慧，成了一個有故事感有思維年輪層疊的人，飽經滄桑，仍是少年。一個心有藍天大海的人，一定會活得更遼闊一些。

這種遼闊感便是治癒系。懷想是一種治癒。人從小到

治癒系

大，就是一個不斷拓展活動半徑的過程。每一個拓展，把一個個陌生擽巴，梳理成一個個熟悉融入，並在融入中保持方正。來來去去中，會遇到更多的人、經歷更多的事、見過更多的風景，大浪淘沙、沙裏淘金。這個過程，有不解有失望有痛苦有抱怨，但最終，心頭一方田園，五彩繽紛芬芳明麗。美感是比較出來的，沉靜是積澱出來的，機敏是甄別出來的，真情是過濾出來的。

那個有序又紛亂、開放又狹隘、守規又逐利的地方；那個一度陌生得不得不當啞巴，用心觀察感受、傾情投入後又熟悉又困惑、流淚又耗心力的地方；那個有着清澈海水茂密紅樹，有着鳥語婉轉幽谷的地方；那個叮叮車優雅的轉角處，紫荊花探出牆外的幽靜窄巷……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磨礪，留下了不堪回首又必須回首的痛楚經歷，留下了醫者般的悲憫情懷和冷靜思索，留下了歷久彌厚溫暖的友情。每每想起，溼濕記憶。每一個用過心用過力的地方，都變成了鄉愁。

這些思緒，愈遠愈清晰、愈深刻、愈純。溫厚與思索都成了一種治癒。

漫步是一種治癒。騎單車穿行前門老胡同，遇雨步行，老北京的味道撲面而來。一位白髮蒼蒼的奶奶端着一碗吃的正要送給誰，鄰居說「您慢着點」；一位大爺在家門口彈結他，西班牙風的《阿爾罕布拉宮的回憶》旋律回響在老北京四

合院的葡萄架下；兩位大叔在廊棚下喝着啤酒下象棋；一隻漂亮的白貓趴在牆瓦上，眼睛滴溜溜盯着人毫不怯陣；小鴨子在夜雨中上岸迷了路，跟在一群女孩子的後面呱呱叫，似在叫人等等牠。

寸土寸金的老胡同中，竟然闖出一個小公園，小河潺潺、蘆葦茂盛，堪比江南園林。大柵欄人氣漸升，霓虹映照兩街，如水晶晶瑩氤氳。夜晚公交駛過長安街，伴着華燈的光影、呼嘯的單車手。

頤和園的荷塘蓮葉田田，野鴨游弋，遠處西山玉泉塔秀影亭亭，清晰可見。

夜的天壇六百年的古松參天，蓊蓊鬱鬱，行道規整潔淨。坐在長椅上，夜風拂過草叢，蟲鳴啾啾，松香幽幽，五臟六腑都是清香的。空氣中只留下這白噪音和幽香，夢鄉一般，不忍離開。

這市井的煙火、年代的沉澱，是一種治癒系。

小樂要寄一本葛亮先生的新書，期待那些淡雅從容中、充滿力量感的文字。人世間見識愈多，愈加沉靜溫厚。

與好友傾談，也是一種治癒，不管是電話、還是文字。遠方親人的消息穿越千山萬水，久盼的等待有了着落，不確定性有了排期——每一個焦灼糾結，一點點撫平，一點點解開。甚至把尋常日子都當做意味深長，22818、22822。

何謂智者，可能就在於既會治癒自己也善於治癒別人吧。作為平常人，至少得學會治癒自己。



▲京城早晨的雲。

作者供圖

華人、漢人與「中國學」

中國人主體是漢族，但漢族這個名稱是什麼時候開始的？雖然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若認真溯源卻並不容易回答。

工具書上說，漢族總人口約十四億，佔世界人口約百分之十八，以人數而言，目前是世界第一大單一族群。它不止在中國，中國周邊國家也有漢族人。漢族人是這樣龐大，它的源頭在哪裏呢？

中華歷史上，漢人不等於漢族人。漢是個朝代名，它建立在中華文明較晚近的時候，它並不當然代表一個民族暨漢族。據史前考古資料證明，中國先民遠古就生活在黃河及華北等廣大地區。那時候先民自認是華夏族，他們的祖先可追溯到三皇五帝；在春秋戰國時期「華」和「夏」作為民族名稱正式見於史籍。但華夏並非單一民族，故史籍上有「諸華」「諸夏」之詞。夏之得名，顯然跟夏朝有關。古籍釋「夏」為「大國」，而「華」為「冕服采章曰華」，這是中國先民自稱的美名。那時黃河流域的中原夏商周三代自稱華夏文明。

周代以後，華夏跟周邊游牧蠻族或少數

民族衝突，稱他們為「夷」。夷有多源，故稱為四夷。當時的矛盾是「夷夏」之間的矛盾或後稱的「以夷亂華」的矛盾。夏亡周興，到戰國時古人多不自稱夏人了，但「華人」這個稱呼卻保留下來，一直到今天仍然全世界通行，代表着跟中國有血緣和文化認同的民族關係。

秦朝統一中國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古中國人被稱為「秦人」，包括漢代及以後一段時間內；但在漢朝，人們卻沒自稱漢人。細想起來，這不奇怪，就像今天在中國，中國人之間沒必要稱自己「中國人」。古時中國人跟外國打交道少，唯有跟外國或外族人交往需區分時才用族稱。漢朝時，把外族人統稱「胡」；包括夷狄蠻戎、匈奴等等。

「漢」成了族稱據考始於漢亡後的南北朝。歷史學家陳垣考證「漢人」最早是魏末或南北朝時外族統治者對漢人的蔑稱和譏罵。那時候胡人當權統治漢人說他們是「漢輩」「漢兒」「賊漢」甚至「狗漢」。北朝後民族融合混亂，諸胡與漢人交匯，混入漢族。到唐朝漢人大一統天下，漢人中已經融

入了很多外族。如著名詩人元稹是拓跋人，白居易祖上是龜茲人，他們皆以漢胄自居，自己已不知其外族裔根底。當時的武人中外夷和胡人入漢做大官的人更多。他們的後代理所當然都自認為漢人。

宋代仍然是漢人天下，到了宋末，遼金元皆外族，他們又着意分別「漢人」和本族的區別。特別是元代，把人分為四等，乃蒙古、色目、漢人和南人。南人大部分是漢人包括南方少數民族，有趣的是元代的「漢人」裏包括北中國的漢人和契丹、女真等早期已經漢化的少數民族。可見那時候已經漢夷不分。

明朝回復到了漢人統治。朱元璋起義時利用民族情緒提出驅逐胡虜的口號。至清朝，滿族入關成了統治階級。但滿族人口少，進入中國後融入大中華，辛亥革命後它沒入散居漢地很多人改名換姓逐步漢化。

這樣看來，漢族其實也是個「大雜燴」；從先秦開始，就不斷有各少數民族甚至外國人加入，它過去是個民族和政治一宗教的結合體，到了近代才正式稱族。在中華

歷史上，它是一個朝代和國體延續的象徵，史上不稱漢族而曰「漢人」——這二者之間還是有着細微但明顯的差別。所以嚴格地講，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大混合、大融會的過程；從人類學和種學的角度而言，用「華人」的稱呼比用「漢人」更準確，而用「漢人」比用「漢族」更科學。所以，全世界的華人不一定都是漢族，但他們卻一定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者。「華人」是一個更廣泛更有號召力的名稱。

從「秦人」到「漢人」是一個大轉折。上古西方人稱中國為「秦」，據考China之名緣此而得。秦朝很短，漢朝後來居上，隨着漢文化的普及，華語主要是漢語，中醫稱「漢醫」，經學和中國學問在西方被稱「漢學」Sinology。但這Sino, China的西方對譯還是「秦—漢」的語義。前面說過，漢文化不能代表整個中國，而且漢人也是中華民族融合的大家庭。所以，現當代西方的「漢學」漸漸改變名稱為「中國學」，這不止是一個名稱的改動，其實也是從文化意義上更準確的一種表述。



文化什錦 海龍